

# 粉蝶殘劍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粉蝶殘劍

萍客 著

## 粉蝶残剑（上、下）

漂萍客 著

---

责任编辑：王玉佩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金寨路283号）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：安徽蚌埠南空涂山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20.875

插页：4

字数：420,000

版次：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20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6—0651—7/I·579

定价：9.40 元

---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01028568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一 | 奇掌、巨钟、阴谋..... | 335 |
| 十二 | 碧血剑出世.....    | 362 |
| 十三 | 英雄被陷流沙谷.....  | 396 |
| 十四 | 击石破壁.....     | 427 |
| 十五 | 大海金鸥失踪.....   | 461 |
| 十六 | 假面，被层层揭开..... | 498 |
| 十七 | 灵仙真人.....     | 526 |
| 十八 | 天虚千幻录.....    | 560 |
| 十九 | 深藏的谜底.....    | 591 |
| 二十 | 高手云集.....     | 617 |

## 十一 奇掌 巨钟 阴谋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与丁大材相处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共同的正义感维系着二人的心，所以，仅在一朝一夕之间，他就对丁大材的了解，胜过十年八载。

现在，丁大材返回客店，听了店家几句问话，想到彩菊的安危，神情骤变，似乎失去了理智，使华山圣叟于松龄大惑不解，只替他着急。老人家紧迈几步，赶到丁大材跟前，望着他诧异、怔愕的神情，问道：

“小兄弟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值得如此的大惊不止？”

丁大材从紧张、惊悸的神情中，慢慢地镇定下来，便向这位老哥哥述说了昨天晚上与周彩菊分头行动的事，周彩菊现在可能有生命之危。

华山圣叟于松龄听罢，惊呼了一声，双眸圆睁，精光暴射，说道：

“小兄弟，别急，你的事情，就是老哥哥的事情，且待今天晚上，咱们同行白云寺一探。”“你的老哥哥，三十年来，未曾染人血的双掌，今晚只怕要大发利市了。”

丁大材感激的朝华山圣叟点点头。

到了夜晚，二更鼓敲过以后，就见二道黑影，在十八里

铺长街的屋脊上，若霄汉星奔，飞一般地奔向东街尽头的白云寺而来。

丁大材和华山圣叟于松龄一窜上白云寺的风火高墙，稍一倾听，见无动静，就当即跃落在大雄宝殿以内。

大雄宝殿里，除了一盏荧荧的灯光吐出柔弱的光芒以外，空荡荡的一片静寂……

华山圣叟于松龄见状，自觉诧异，轻声对大材道：

“真的奇怪了，这么一座富丽堂皇的白云寺，大雄宝殿之内，竟然会没有一个守夜的和尚……”

此处也的确是阴森森的，夜静风轻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显得十分可怕。

丁大材答道：

“老哥哥！上次我和彩菊妹妹一起到这儿来的时候，就只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僧，又聋又哑，十分悲惨和寒酸，咱们到后院再细察一番看看。”

于是，丁大材随同华山圣叟于松龄，穿过大殿一边的侧门，进入后院。

丁大材凝眸一扫，整座精致幽雅的院子里，只觉得此时阴森森的，瞎灯灭火，平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这时，丁大材有一个新的意识，掠过脑海。他认为彩菊妹妹，是否遇上了其它意外，或许不会遭陷在白云寺里。否则，不会有如此平静的现象。

她不在这里，又到何处去了呢？

尽管丁大材颖慧绝伦，事事测料无差；可是在这时候，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！

这时，丁大材从左红莲失踪想到周彩菊去向不明，心里如同刀割，想不出寻查的线索。他转向华山圣叟于松龄道：

“老哥哥，怎么办呢？这儿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连一个人的影子也找不到，怎的能探出小兄弟伙伴的下落呢？”

于松龄寿逾百龄，昔年叱咤武林，不但功力超群，江湖阅历经验，也极为丰富，猜测有深奥的秘密在隐匿着。见他小兄弟遇到难处，也苦思良策，为小兄弟解忧。他沉思片刻，突然问丁大材：“小兄弟，你昨日白天来过这里一次，没发现白云寺里有可疑之处吗？”

丁大材听华山圣叟于松龄这么一问，马上便想到竹林里的那口大钟，忙道：

“老哥哥，这院子的竹林内，放置着一口硕大无比的巨钟，是青铜铸造而成，大约有人一般高，重量约达万斤。……”

丁大材话未说完，华山圣叟于松龄，似乎心头猛地一亮，立即接上说道：

“小兄弟，别发愁。这口青铜巨钟，一定是白云寺的秘密所在，但不知那个巨钟，现在哪里，快带着老哥哥，前去察看。”

丁大材随着他问话之际，马上伸出右臂，朝竹林深处一指道：

“老哥哥，你看，就在那修竹深处，黑乎乎的东西，就是一口巨钟在那里放着，大概也搁放一些时候了！”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凝集目力，朝竹林的深处望去。果然有一口硕大无比，好似庞然大物的一座铜钟！

华山圣叟于松龄看罢，一提气飘起身形，纵落在巨钟之前，气运紫府丹田，一声轻叱，欲扳起这口巨钟。

任凭华山圣叟于松龄两臂的神力，已能移动近万斤的山岩巨石；可是，当他张开双臂，贯足真力，用手一扳钟身的时候，竟然丝毫不动！

此时，丁大材也跟踪扑到，站在旁边，看到此种情形，心里也不由一惊：这倒怪了！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在千峰山、千回峪，禁固了三十年，可是依然未磨去他那浮燥、刚烈的倔强性格。

他一见丁大材在旁，自己莽撞着一舒臂扳不动这口巨钟，不禁羞愤参然，接着又一声暴雷似的怒喝，暗暗使劲提气道：“不毁此钟，誓不为人！”

“哗！哗！”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双掌疾出，运用了昔年威镇武林，无坚不摧的金刚手法，双眸精光闪射，一个双撞掌劈向那口大钟……

“哗啦啦——！”

一阵震天撼地的巨响，一只偌大的青铜巨钟，已是裂成片片碎块……。

丁大材见这位老哥哥一个双撞掌力，劈碎了巨钟，心里骇然，当今武林，能有此等浑厚掌力的人，可说是万里难寻一个，丁大材不由得肃然起敬，深深地佩服这位新结交的老哥哥，有着这么好的掌劲功力。

他既急需知道，这口巨钟的复盖之下，是不是有所秘密；同时他还担心，唯恐彩菊妹妹，被歹徒囚禁在这口巨钟

内，要被这位老哥哥，这一惊天动地的一劈，会伤着她。

丁大材急忙仔细察看，只见这口巨钟的复盖下，虚无一物，只是有五尺方圆的一个深邃黝黑的洞穴入口。他由于心里发急，竟不顾一切，就欲想纵身下跳，以探究竟。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忙一把将他拉住，低声喝道：“且慢着……！”

丁大材这才稳住身子，伸头朝洞穴一看，只见洞穴之内，一缕火光隐现，忽然竟窜出一条身形来，很快的飘落在地面上。

丁大材正想出手击向身形，哪知华山圣叟于松龄，已经把右掌挥起，一股凌厉无比的劲风，一掌便把从地穴中窜起的身影，劈飞出数丈开外，摔在地上，想是必死无疑。

丁大材看得心神骇然，不由怔住。正在此际，地穴下面传来一股声音问道：

“究竟是何变化？是哪个把铜钟掀开震碎了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久历江湖，阅历丰富，以应万变，机智过人。只听他很快含糊地“嗯！”了一声，但也并不说下去。只待过了半晌，下面也没有什么反应和动静。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聚精会神，双目连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洞口，继续试探洞穴下面有无变化。

此时，洞穴里又窜出了一条身形。对方犹未拿桩站稳，华山圣叟于松龄，双手齐出，以无比迅疾的手法，点了他几处大穴。那人便立即瘫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华山圣叟于松龄，连忙伸出单臂，顺手将那人抓起，把

他拖至一旁，低声喝问道：“下面有没有机关埋伏？”

那人虽然穴道被华山圣叟于松龄点中，身体不能动弹，神智尚还清醒，遂哀声求饶，泣声说道：

“下面并无埋伏，这里就是唯一的出入通口。我绝对不敢说谎！”

于松龄见他满脸惶恐之色，四肢发抖，痛不堪言，便知道他所言是实，就微带歉意地说道：

“虽然你所说是实，但看你也不象好人，所以我今天却也饶不得你了！”

说罢，华山圣叟于松龄，伸出左掌，只听“啪！”地一声，掌风把那人卷了十来丈远，便趴在那里不动了。

随后，华山圣叟于松龄，便拉了丁大材，旋风似的，一同扑下地穴。

丁大材和华山圣叟于松龄，落入洞穴后，见有通道拐向一旁。二人向前走了约三丈余。就见暗道突然宽敞，好象是一个石砌的大厅模样。

第一个落入眼帘的，竟是被丁大材恩放的静心道人，和盘山蟒路子文。

丁大材一想到这些贼子居然用心如此狠毒，不由怒火填膺，舌绽春雷般地一声喝叱，道：

“好你个恶道贼子，想不到你竟逃到这儿来了！你还能在地下兴风作浪，钻穴入洞吗？”

丁大材说着，怀着满腔的仇恨，亮起单掌，猛击过去。

静心道长，本是承丁大材网开一面之恩，逃生至此；哪料冤家路窄，又狭路相逢，早已吓得寒脸失色，四肢不住地

抖动。

凭静心道人这流角色，怎能挡得住丁大材如此正急怒时而发出的凌厉无比的一掌！他来不及分辩，便被掌风击伤，躺在地上不动了，坐在一旁的盘山蟒路文子，也被余力触及，震得右手折断，倒仰于地，浑身颤抖，缩足喘息。

丁大材遂上前一步，单足踩着的他的前胸，一双星眸，闪出缕缕激烈的光芒，叱道：

“尔等这批孽障，贯使鬼蜮伎俩，荼害无辜生灵，你如果想落个好死，就快将昨晚来此踩探的少女擒缚在何处，从实说来。若有半点虚言，丁某当把你凌迟处死……”

盘山蟒路子文，虽是一个关外的成名人物，但他何时曾经见过，他们二人这等的功力与威势。被赫得浑身颤抖，面无血色，强忍着剧痛，哀求着向丁大材道：

“掌门人饶命，那位女侠连同数名僧人，均被囚禁在地穴的东端尽头。”

丁大材一听周彩菊有了下落，竟不再管他死活，拔腿如飞般奔向东边的囚房。

只见被囚的众僧，个个面黄饥瘦，昏昏迷迷，倒卧在地。

丁大材再朝墙角沿一看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墙角那儿晕卧在地的，不是周彩菊，竟是他魂寄梦索，朝思暮想的左红莲。

丁大材既惊又喜，连忙扑了上去，赶到左红莲面前，大叫道：“莲姐姐！——”

左红莲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，

那日由于左红莲不识水性，所以在他与丁大材自长春埠至新沟庄的渡船上倾覆落水之后，在汹涌澎湃的江涛里，只打了两个翻滚，就晕了过去！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等她悠悠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象是旅店客房似的床上。

床沿站着一个商人装束的老者，满显着关怀不安的神情，看着她……

左红莲在记忆的追思里，已想起这老者在过渡的时候，坐在自己和丁大材的前排。

在船翻落水以后，就失去了知觉，想必就是这位老人家把我所救。

她醒来以后，一看只是自己躺着，不知大材现在何处，是吉是凶，心中十分不安。她一掀被衾，朝自己身上一看，骤然粉脸绯红，不禁抽了个寒噤。

原来，自己衣服尽去，只穿了件贴身的内衣，头上的儒巾，也被摘去，青丝云发，蓬散在枕上……

那老者见她醒来，神情十分肃穆，合目垂眉，稽身施礼，满面慈祥地道：

“女施主不必惊慌，在下也并不是尘世俗人，更不是无礼之辈，乃是一名出家的僧人，被逼无奈，才作这等商贾扮装。我从河里救起施主后，只因为你衣服湿透，恐遭寒气攻身，又不知你身为女性，才将施主衣衫退去，祈原谅老纳无心失礼之处。”

那位老人说罢，立即又是双手合什一礼，旋即把自己头戴的帽子脱去。

果然童山濯濯，头顶上两行受戒的灸痕，有铜钱大小。

左红莲这时虽然感到羞涩已极，但见老人一派正义凛然，而且自己落水的时候，又是一名儒生打扮，焉能错怪好心之人？

通情达理的左红莲，如此思索了一阵之后，只得羞赧不胜地向老人颌首谢道：“小女子多谢老人家了！”

商贾打扮装束的老僧，见左红莲如此宽宏大量，深为佩服，便异常恭敬地又朝她施之一礼，带着若有所思的神色，道：“敢问女施主与天宇派十二代掌门人丁大材，是何渊源？能否告诉老纳？”

左红莲一听僧人之言，骇然一震。便以被衾裹身，从床上坐起。

她那一双秀丽出尘的眸子，瞬也不瞬，凝神注视着僧人的神色表情，似乎在推测着他说话的用意何在。

僧人垂眸缓缓道：

“根据来自北地传闻，天宇派十二代掌门人，已经行道武林，要非报十年前的血海深仇不可！老纳无意中在女施主的头巾内侧，发现了‘丁大材’三个绣字，所以，老纳才冒昧动问于女施主！”

左红莲道：“你老人家敢情也是天宇派弟子吗？”

老人闻听，骤然脸色惨淡，神情凄怆，似有无限的苦衷，埋在了心头。半晌，才颌首应道：

“天宇派自从掌门师兄红松禅师失踪遭害之后，十载困厄，历经磨难。此番上苍见怜，得此英年有为、杰出之才接掌门户，眼见再兴有日。老纳浩海，乃是十八里铺白云寺的

主持，已经数十年有余。可恨鹊巢鸠占，老纳是有庙归不得，一路还遭到这帮贼子的拦劫追戮……”

白云寺主持浩海僧人说到这里，一时间禁不住悲愤填胸，难以自抑，不由洒下了两行热泪。

一股郁闷、窒人的气息，笼罩着整间斗室，使人一时透不过气来。

左红莲睁着一双慧眼，望着这位慈祥、善良、年迈的老僧，顿生怜悯之心。

停了一会，浩海僧又问道：

“女施主既与天宇派十二代掌门人同舟共济，想必是有些渊源，但望女施主别再见外，请予见告？”

左红莲想起那天渡口复舟之后，落水失散的材弟弟，早已芳心如焚。

现在又听浩海僧相问此事，更加勾起了她心头的凄苦，不禁“哇”然出声，伤心地道：

“小女子名叫左红莲，大材他……我们虽是萍水相逢，几经艰险，深感他的搭救之恩……叙起年龄称呼，我长他二岁。所以，他是我的……材弟弟。”

浩海僧人饱经世故，历尽沧桑。现在虽然已经是离俗出家，可是一见她这番情形，已洞悉到这两个年轻人之间，是儿女之情。说不定是情投意合，两个人已订终身。

左红莲听了浩海僧问起自己与材弟弟的渊源，心里陡然升起无限感慨，才抽抽泣泣地说出了这段真情。

浩海僧一见她此等伤心悲苦之状，知她心中定有难言之痛，不由开口问道：“你可知道掌门人现在何处？”

左红莲欲语还休地啜泣道：

“那日翻船的情景，你也在场。当时江水涛涛，滚滚东流。小女子就和材弟弟他坐在一起。翻船以后，小女子就什么也不知晓了，要不是高僧搭救，必然葬身于江中；可是材弟弟他……他可能失……失踪啦！”

“啊！——”

浩海僧一听，左红莲讲出此话，不禁大声惊呼。忖道：莫非掌门人那天也……浩海僧不敢继续往下想。

他生在塞北，长在塞北，不识水性。此番坠入波涛翻滚的江心，看来已是凶多吉少，怕是今生今世，再难有与他相逢之日啦！

左红莲想到这里，已是泣不成声，悲痛欲绝地半卧在床边上。

浩海僧看着她那悲伤、凄楚的表情，对左红莲感到十分同情。怎奈，自己又一时之间难于找出适当的话语，来安慰这位伤心痛哭的少女，便只有轻轻地掩上房门，退了出去。

浩海和尚进房以后，左思右想，忖前虑后，甚是焦虑不安。迟疑片刻，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朝外走去。

少顷之后，浩海僧又叩门进来，手里执着一些女装衣服等物，来到左红莲面前，带着几分体贴和爱护之情，安慰道：“女施主，请你先换上这几件女装，老纳当伴你同去寻找掌门人。常言说，吉人天相，据老纳推想，掌门人也必有上苍相助，定能逢凶化吉，也不至于会遭遇凶险，焉能陷入灾祸之中。”

说着，浩海僧把衣服搁置在床沿之上，又转身退出房去。

左红莲在屋内换妥女装以后，坐下沉思。

浩海僧人进房来，十分细心地把左红莲换掉的衣服，也就是丁大材的一些穿戴衣服，很恭敬地包扎起来。

他没有把这些衣衫再交给左红莲，却由自己保管着，打算只待见了丁大材以后，好物归原主，奉送还掌门人。

原来，天宇派门规，非常严格。浩海僧人虽然知道这少女与掌门人有着不寻常的关系，可是，他以天宇派弟子的身份对掌门人穿戴之物，却不能随意搁置。

这时，浩海长老急欲查明本派掌门人落水后的下落，便问左红莲：

“左女侠，现下事不宜迟，以贫僧看来，咱们要速往十八里铺白云寺一探，以免掌门人坠水以后，失去功力，落入这批牛鬼蛇神之手。”

左红莲听浩海长老如此一讲，正合自己的心意，便应声答道：“就依长老之见，我们先去白云寺一探，烦请前辈引路吧！”

浩海长老带着左红莲，一进入白云寺，即遭到太白金刚灵仙恶道派遣南来的一帮高手围攻，立即展开一场激战。因为众寡悬殊过大，结果被陷遭擒，二人被囚禁在这大钟下的秘密穴窟里。

这个地窟，原来还是浩海长老作主持的时候所建，是作为白云寺和尚储粮之用。想不到后来竟然被这群江湖败类，用作了掩蔽为非作歹的秘窟。

浩海长老更是意想不到，自己亲手苦心经营的地下粮库，现在竟然成了自己的埋身囚禁之处。

这时，丁大材与左红莲地窟重逢，喜不自胜，直觉得恍如隔世。

左红莲由于激情冲动，再也顾不得少女的矜持与羞涩，一把紧紧地握住丁大材的手，涕泪交流地道：

“材弟弟，你怎么知道莲姐姐被囚禁在这白云寺内？这不是做梦吧？”

丁大材意外的救得左红莲，真是万千之喜。他来此地的目的，是营救周彩菊。谁知道阴差阳错，竟救了朝思暮想的莲姐姐。

所以左红莲向他问话的时候，丁大材心里闪电似的，划过了缕缕思潮，回想起从坠江到近日的情形，他不知道如何回答莲姐姐才较为妥当，也确实叫他一时难以回答得清楚，因而，他沉默片刻，总觉得不好张口回答。

当丁大材正在处于窘态，无法回答的时候，一眼瞥见静心道人的尸体和躺着的盘山蟒路子安，便道：

“我在中途之上，偶而遇着太白金刚灵仙真人派遣南下的寻衅闹事的塞外高手，一路追赶到此，才得知……”

丁大材这样回答，虽然说得含糊简略，与真情有些不入，可是与浩海长老所说的，却有点不谋而合了。

由于左红莲不了解真实情况，便也信以为真。停了半晌，两只秀目里闪着深情的眼光，亲切关怀地道：

“我蒙天宇派前辈所救，探听寻找你的下落，夜探白云寺，哪料反遭他们的毒手，被关押囚禁又被你所救，实在